

张岱年先生与我的《论语说》

散文 阎合作

捧着刚出版的散发着书墨香气的《论语说》，我就想起了恩师张岱年先生——他已经无法看到这本书了。

国学泰斗张岱年先生，于2004年4月24日凌晨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5岁。张先生在92岁高龄时，曾给我亲笔回信，指点我如何去研究《论语》。

那年，我发觉古代对经典的注解，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发展需要，决定对《论语》进行重新注解。研究中发现，孔子除了经学，还有一门用于成就人生的学说，分为文（成名学）、行（礼仪学）、忠（修心学）、信（知人学），四学说相辅相成，紧密相关，就是中国人的成功学。著名学者顾颉刚说：“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。”古代经典的注解，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，需要再发现和再认识。

我自认这个工作意义重大，决心尽自己微薄之力，对《论语》进行全新诠释，对传统文化做点贡献。

因地处偏僻小城，资料匮乏，无师请教，研究非常困难。我冒昧给张岱年先生写了封信请教，谈了自己对《论语》的认识。信是让《群言》杂志社收

先生信中把刘宝楠的《论语正义》误写为《论语集解》，他没有涂改，而是在落款后明确注明：“刘宝楠书名《论语正义》，上文写错了。”

我当时就给张先生回了封信，表达自己感激、崇敬的心情。信还是请《群言》杂志编辑部转交。我很快接到《群言》杂志编辑部的回信说：“您给张岱年先生的信收到了。对您信中的想法我们表示理解，但有些事情需要给您介绍和商量。张先生年事已高，健康状况不佳。他本是本刊编委，过去常为本刊撰稿。但很长一段时间，为不影响张先生颐养天年，我们已不主动向先生约稿，只是定期看望看望。因此我们准备把您的信转给张先生，特与您商量，为保护先生身体健康，相信您会同意的。”

我实在为自己的鲁莽而内疚。现在，对《论语》进行重新诠释的《论语说》终于出版了，但，先生无法看到了。

我对张先生无比崇敬，但我的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和先生相同。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不会不高兴，而会欣慰。“当仁不让于师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），先生希望的是学术进步，后继有人。

我至今仍不时阅读张先生的来信。朋友说：“张岱年先生的笔墨极其难得，尤其是近几年，这封信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”我觉得，其收藏价值不在信，而在先生的高尚气节，在对中华文化的殷殷关注和对他晚辈学生的切切关爱。

域外风情

朝鲜妙香山普贤寺

佛教发源于印度，唐朝以来传入中国，再由中国人传朝鲜。

普贤寺就是朝鲜有名的佛教寺院之一，静卧在妙香山的山坳里，建于公元1014年。全寺共24座殿阁，243间房间。

进普贤寺要进三道门。先进曹溪门，接着是解脱门，据说走过解脱门的人，一切痛苦和疲劳就都解脱了。再过天王门，天王门中塑有四大天王像，为1644年所造。过天王门再过半楼，就见到了普贤寺的主殿——大雄殿。

大雄殿是普贤寺最华丽最大的建筑，位于寺院正中央，建筑结构如同中国的寺庙。黑色的鱼鳞瓦，朱红色的圆木柱子，金色的门楣，大殿正门面额上的牌坊黑底金字写着汉字“大雄殿”。这些费解：中国佛家寺院里正殿都叫“大雄宝殿”，普贤寺里的正殿却叫“大雄殿”，不知为何少了一个“宝”字？

大雄殿门扇雕刻着不同的、奇异美妙的图案。刀法纯熟，镂木如玉。大殿上方的彩色斗拱，完全是木质结构，卯榫相合，斗拱交叉，层层叠起，处处描金，画中有雕，雕中套画，体现了古代朝鲜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。

大雄殿内的毗卢扎那佛、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，还有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，也是金身灿烂，面阔眉善，两耳垂肩，或双手合十，或盘腿打坐，与中国的佛堂并无二致。大雄殿内设有功德箱，向游人化缘。透过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见朝元、人民币、美元和欧元，在佛的面前游人是不必计较国籍的。

朝鲜的法律保护宗教，光复以来普贤寺的修理都由国家投资，信徒们的舍舍只做和尚们的生活费用。和尚们在这里修身养性，研究佛学，还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佛教界同行进行友好交流和往来。

朝鲜战争时期，美国飞机两次轰炸了普贤寺，大火烧毁了14栋房屋建筑，1万多件文物被烧毁，大雄殿也遭到严重破坏。后来在金日成同志的关怀下，于1976年进行修复，恢复了它原来的风采。

走出大雄殿，沿着用妙香山特有的黑白相间小石子铺设的甬道，来到寺院里。院子里海松苍绿，桧树低垂，焚香缭绕，环境典雅。有一棵生长了400多年的老桑树，枝繁叶茂，是天然文物。

大雄殿前有座八角十三层石塔，基本与大雄殿同高，建于1042年，是普贤寺的镇寺之宝，经历风雨沧桑，底座部分白石变成了褐色。围塔观之，石塔非常

具有朝鲜民族特色，底大顶尖，依次渐小，宛如叠罗在一起的八角帽，给人一种玲珑剔透的感觉。石塔不论哪一层的哪一角，都与上下角连成一线，绝对不差分毫。石塔的每一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铁钩，那是当年挂风铃之用。

在八角十三层塔对面还有一座四角九层塔，它古朴浑浑，建于1044年，比八角十三层塔晚两年，应该是弟弟。

在普贤寺后面的鹤起峰和龙珠峰之间，还建有一座观音殿，其建筑风格基本同大雄殿相似。供在殿内的观音菩萨金身宝莲座，眼睛半睁半闭，慈眉善目，活灵活现。

普贤寺里藏有朝鲜价值连城的《八万大藏经》。《八万大藏经》就是著名的《高丽经》，由于是用八万多块木板印刷的经文，所以称“八万大藏经”。现在保存在妙香山刻版印刷的一套佛教经书，共有6780卷，汉字线装书，原来整齐有序地藏在普贤寺佛影台里，现在藏在新建的藏经阁里——这是至今存世的孤本，是无价之宝。

我们透过玻璃窗看到了这套经书的原本，是汉字的，字迹工整，清晰，印刷精美。印刷这套《八万大藏经》的86600多块刻版，至今保存在韩国，这些木版充分体现了古代朝鲜优秀的印刷技术，是具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国宝。

在妙香山普贤寺里还保存着《李朝实录》和《高丽史》，这是1592年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爆发后，几位朝鲜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从全罗道经过水路搬到黄海道海州。1597年，日本侵略者再度入侵朝鲜，几位爱国人士又把这些历史文献转移到江华岛，再转移到妙香山佛影台里保存起来的。

普贤寺寺中有祠，这就是酬忠祠。壬辰倭乱期间，73岁的和尚西山大师组织5000多名徒弟，起义兵同日本人血战。大师86岁时在这里仙逝。后人为了纪念一代忠烈，建此祠。酬忠祠里至今保存着西山大师的画像，左右还有他的主要徒弟的画像。金日成主席曾经在视察这里时夸奖西山大师的爱国精神。

由于地理原因，佛教经朝鲜再传入日本。据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：公元552年（钦明15年），朝鲜百济王首次给日本朝廷送去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、幡盖等物，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教大法的功德。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。

吕明辉

万骑争歌杨柳春，千场竞舞绣麒麟。到处尽逢欢洽事，相看总是太平人。 黄居正书高适诗

王冲霄著

征税，万历皇帝这样向臣下解释：“矿税事，朕因殿工未竣，权宜采取。”

我是为了修建紫禁城，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呀！

紫禁城在明代，有过三次损失惨重的火灾。第一次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第二次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第三次就被万历皇帝赶上了。“三殿又灾，延烧两

宫（乾清、坤宁），这下不仅前朝，连内廷睡觉的地方都没保住。

紫禁城是皇帝的家，更是明帝国的脸面，万国来朝之际破破烂烂的怎么见人？自然要修建，修建就需要银子，不加税哪来银子？

四 万历皇帝朱翊钧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明代皇帝多不长寿，自朱棣以后，历经七帝六代，只有嘉靖一代才生出孙辈皇嗣。爷孙抱孙本是人生莫大快事，可嘉靖皇帝听了道士的话，深信自己命中克子，不但和儿子来往，孙子生出来也不敢相见。皇孙满月请行剪发礼，百日请命名，这些最普通的典礼都未能如期举行。

不过道士的预言确实灵验，嘉靖共生出8个儿子，到驾崩的时候，只有第三子朱载堉硕果仅存，他继承皇位以后，第一件事是给孩子起名朱翊钧，此刻这个孩子已经5岁了。

19

连 载

闰七月初八和八月初三日，常家古宅又遭两次袭击。而刺客的身上，却带着你的亲笔书信。

苏大人，一切证据皆不利于你，你还想狡辩吗？

苏继英面对张问陶连珠炮似的发问与推诿，面如死灰，不能作答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这位自己的属下，如今居高临下的掌控着自己的命运，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。公报私仇！这个念头只在他的脑海中一闪，惊的他一个激灵。“我自上任山东巡抚以来，因与张问陶不对，曾经几次出难案来难为他，难道我真要被此人扳倒不成？”

苏继英正在思想，听纪汝传道：“苏大人，张老兄说的句句在理，论哪一条你都是驳不倒的。还有这些人证物证，铁案如山哪。你要想清楚了，及早说明白。才能不致加罪，我们才好替您请恩。”

苏继英终于顶不住了，眼睛里已经没有一点神采，他哑着已经干的发燥的嗓子说道：“常涇贤是我相交二十多年前的好友。此人喜研究古籍杂书。10年前他得到一本古书，叫做《剪烛杂记》。其中提到隋末的时候，山东首燃烽火，起兵造反。山东长白山的王薄先以‘知世郎’的名义起义，接着是山东高鸡泊的孙安祖、窦建德，然后是山东豆子山亢的刘黑闳，再后是山东的张金称，次后是山东济北的韩进洛，还有山东济阴的孟海公，山东北海的郭方，山东齐郡（今山东济南）的孟让，山东平原（今山东德县）的郝孝德、李德逸。山东之所起之兵，为天下之最。许多别省的百姓都被吸纳到山东为兵，共反隋炀帝。这么多兵士，粮饷出自何处？”

常涇贤从书中查出，此地有大宝藏，是晋朝巨富石崇所藏，后被‘知世郎’王薄得之，分与山东各地之义兵使用。但王薄死之后，这个宝藏便又埋没于地下而不为人知了。常涇贤要重新开启宝藏，再得石崇之富。所以一直查到此地，看过山川地勢之后，认定宝藏所隐之处。然后借我的势力得到了这处藏宝的庄园，并在一座千年古宅中，找到了藏宝的入口。

我们商定宝藏各得一半，由他慢慢将金砖等物取出，我来将金砖化成金锭，其他宝物则暗中出售。这样一直做了三年，直到他今年突然病故。”

张问陶和纪汝传听了这个传奇故事，都觉得如听天方夜谭一般，竟听的呆了。张问陶问道：“为什么常涇

贤的儿子却不知道？”

“常涇贤虽然只有一个妻子，再未纳妾。但他喜好男风，待妻不善，其妻抑郁而亡。常涇贤之子因此与其父生分了，做官之后许多年来来往，只是近年来才偶尔去看望他。去年常涇贤又和他的儿子常拓松大吵一次。常涇贤遂立遗嘱，将藏宝山洞入口所在的老宅分给了管家。但他还是心向其子的。又托付我，若是常拓松回心转意，能在他的墓前痛悔往事。就由我来将此秘密告诉他，再想办法将古宅从姜兰处赎回。若是常拓松仍执迷不悟，就传给他孙子。若常拓松年过40而不能得子。那么，宝藏内所有的财物便都归我来支配。”

“这都不对了。常拓松明说的是：遗嘱是将古宅分给了他，是姜兰知道了藏金之事，偷偷移了篱笆将古宅偷去。你怎么说古宅传给管家姜兰，就是常涇贤的本意呢？”

“绝无偷占之事，常涇贤去世的时候，我去吊唁了，也未见篱笆被人移动过。”

“那你为何要杀姜德云？是不是他知道你与常涇贤的秘密。”

“姜德云不是我杀的。宝藏之事其父姜兰尚且不知，姜德云又能从何处知晓？姜德云既然不知，我又为何要杀他？”

“你两探常家庄园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绝无此事。”

张问陶冷笑道：“好一张利口。编得天衣无缝啊。”

苏继英硬硬的回道：“并非编造，皆属实言！”

“苏大人，今日之谈，并非大堂审讯，亦不过如此啊。也有是非不分，曲直不辨的时候！”

苏继英听罢，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张太守既然不信，我也无法！所谓大清神断，亦不过如此啊。也有是非不分，曲直不辨的时候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认罪了？”

“私挖宝藏之罪可认！他罪皆为凭空捏造，我绝不承认！”苏继英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四十 十月十八日，晚秋上午的阳光直打进窗棂之上，屋子里亮堂堂的。软差纪汝传的行轶书房之内，张问陶与纪汝传商量着苏继英的案情。

33

文 史 杂 谈

古代鲜为人知的“红颜祸水”

苏 鸯

中国古代的“红颜祸水”，除了大家熟知的夏代妹喜、商代妲己、南朝褒姒、春秋西施、西汉吕雉、三国貂蝉、唐代杨玉环、清代慈禧外，还有晋朝的贾南风

和明朝的客氏。

这贾南风应该是所有列举出来的“红颜祸水”中长得最丑的一个。史载：贾后个子很矮，脸色青黑，奇丑无比。有次她听说吴妃子怀了孕。居然挺着长戟当保镖，活活把人捅死。同时这个贾后更宠爱美男子，搞得短暂的晋朝乌烟瘴气。这还不算，她对政敌也是心狠手辣，频繁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让这个灭那个，直接导致了“八王之乱”的发生。

明朝的客氏，是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乳母，她的搭档就是

关，逐个作质量鉴定，走时不准的钟表，决不在本店露面。当顾客一跨进店堂，顿时就被琳琅满目的钟表所吸引，定神一看，更加令人咋舌；不论墙上挂的、玻璃柜里放的哪只钟表的指针，都走在相同的位置上，分秒不差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诱人的活广告！亨得利虽以销售钟表、眼镜商品为主，但也很重视修理业务。每位修理钟

表的师傅都有一手过硬功夫，以擅长修理钟表上的疑难杂症著称。亨得利的保修业务，也颇得人心。按照钟表价值的高低，保修期规定分别为五年、三年、一年。凡是亨得利购买的钟表，全国各地的亨得利表店都管保修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社会混乱，亨得利被迫暂停营业。1947年，学徒郑培良、崔钦连二人重振老店雄风，以股份制经营，开办了郑州亨得利钟表眼镜行，进货渠道由上海、苏州扩大到广州、天津。1955年参加公私合营，并入郑州钟表眼镜中心店。

郑 州 亨 得 利

王瑞明

眼镜商店，高薪聘有修表、配镜技师，选址大同路，租房十多间开张营业。店堂仿照上海亨得利式样，装有玻璃店门，两侧有大玻璃橱窗，店堂正中是个半圆形玻璃中心柜，里边摆放着各式钟表和眼镜样品。亨得利如此装饰，人们都感到新鲜，招来很多人观看。亨得利以经营高档品种为特色，进口怀表和手表有精工、欧米加、浪琴、劳力士、罗马等名牌。还有各种眼镜架、眼镜片，向来以验光准确、磨制精良、矫配舒适，闻名郑州城。

亨得利经营的钟表，突出一个“准字。”每进一批货，都有技师把

《老子新编》

桂 胜

余元洲博士的《老子新编》，书体现了

一个“新”字——结构新奇、诠释新意、语言新颖。

《老子》通行本，又称《道德经》，有“道经在前、德经在后”和“德经在前、道经在后”两种体例。但是，无论是何者在前、何者在后，道经中都有许多德经的内容，德经中也有不少道经的内容。而且，所谓“德”者，在老子那里，是“得道之德”，这又由于“君王用之以治国，百姓用之以行事”而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标准或要求。余元洲博士将其划为“社会之道”和“人生之道”两卷，可成一家之言。“社会之道”和“人生之道”两卷，加上前面的“道之总论”一卷，共有三卷九篇八十一章，颇为合理。

世人都知道老子五千言是丰富的宝藏，但是由于其过于蒙昧、玄妙，降低了其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。余元洲博士通过注疏探究“无物之象”、无音之声的精髓，于消极无为中彰显其积极有为的一面，就“无形”中提高了其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，尤其是对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社会的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。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郑 邑 旧 事

万骑争歌杨柳春，千场竞舞绣麒麟。到处尽逢欢洽事，相看总是太平人。 黄居正书高适诗

王冲霄著

征税，万历皇帝这样向臣下解释：“矿税事，朕因殿工未竣，权宜采取。”

我是为了修建紫禁城，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呀！

紫禁城在明代，有过三次损失惨重的火灾。第一次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第二次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第三次就被万历皇帝赶上了。“三殿又灾，延烧两

宫（乾清、坤宁），这下不仅前朝，连内廷睡觉的地方都没保住。

紫禁城是皇帝的家，更是明帝国的脸面，万国来朝之际破破烂烂的怎么见人？自然要修建，修建就需要银子，不加税哪来银子？

四 万历皇帝朱翊钧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明代皇帝多不长寿，自朱棣以后，历经七帝六代，只有嘉靖一代才生出孙辈皇嗣。爷孙抱孙本是人生莫大快事，可嘉靖皇帝听了道士的话，深信自己命中克子，不但和儿子来往，孙子生出来也不敢相见。皇孙满月请行剪发礼，百日请命名，这些最普通的典礼都未能如期举行。

不过道士的预言确实灵验，嘉靖共生出8个儿子，到驾崩的时候，只有第三子朱载堉硕果仅存，他继承皇位以后，第一件事是给孩子起名朱翊钧，此刻这个孩子已经5岁了。

19

连 载

闰七月初八和八月初三日，常家古宅又遭两次袭击。而刺客的身上，却带着你的亲笔书信。

苏大人，一切证据皆不利于你，你还想狡辩吗？

苏继英面对张问陶连珠炮似的发问与推诿，面如死灰，不能作答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这位自己的属下，如今居高临下的掌控着自己的命运，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。公报私仇！这个念头只在他的脑海中一闪，惊的他一个激灵。“我自上任山东巡抚以来，因与张问陶不对，曾经几次出难案来难为他，难道我真要被此人扳倒不成？”

苏继英正在思想，听纪汝传道：“苏大人，张老兄说的句句在理，论哪一条你都是驳不倒的。还有这些人证物证，铁案如山哪。你要想清楚了，及早说明白。才能不致加罪，我们才好替您请恩。”

苏继英终于顶不住了，眼睛里已经没有一点神采，他哑着已经干的发燥的嗓子说道：“常涇贤是我相交二十多年前的好友。此人喜研究古籍杂书。10年前他得到一本古书，叫做《剪烛杂记》。其中提到隋末的时候，山东首燃烽火，起兵造反。山东长白山的王薄先以‘知世郎’的名义起义，接着是山东高鸡泊的孙安祖、窦建德，然后是山东豆子山亢的刘黑闳，再后是山东的张金称，次后是山东济北的韩进洛，还有山东济阴的孟海公，山东北海的郭方，山东齐郡（今山东济南）的孟让，山东平原（今山东德县）的郝孝德、李德逸。山东之所起之兵，为天下之最。许多别省的百姓都被吸纳到山东为兵，共反隋炀帝。这么多兵士，粮饷出自何处？”

常涇贤从书中查出，此地有大宝藏，是晋朝巨富石崇所藏，后被‘知世郎’王薄得之，分与山东各地之义兵使用。但王薄死之后，这个宝藏便又埋没于地下而不为人知了。常涇贤要重新开启宝藏，再得石崇之富。所以一直查到此地，看过山川地勢之后，认定宝藏所隐之处。然后借我的势力得到了这处藏宝的庄园，并在一座千年古宅中，找到了藏宝的入口。

我们商定宝藏各得一半，由他慢慢将金砖等物取出，我来将金砖化成金锭，其他宝物则暗中出售。这样一直做了三年，直到他今年突然病故。”

张问陶和纪汝传听了这个传奇故事，都觉得如听天方夜谭一般，竟听的呆了。张问陶问道：“为什么常涇

贤的儿子却不知道？”

“常涇贤虽然只有一个妻子，再未纳妾。但他喜好男风，待妻不善，其妻抑郁而亡。常涇贤之子因此与其父生分了，做官之后许多年来来往，只是近年来才偶尔去看望他。去年常涇贤又和他的儿子常拓松大吵一次。常涇贤遂立遗嘱，将藏宝山洞入口所在的老宅分给了管家。但他还是心向其子的。又托付我，若是常拓松回心转意，能在他的墓前痛悔往事。就由我来将此秘密告诉他，再想办法将古宅从姜兰处赎回。若是常拓松仍执迷不悟，就传给他孙子。若常拓松年过40而不能得子。那么，宝藏内所有的财物便都归我来支配。”

“这都不对了。常拓松明说的是：遗嘱是将古宅分给了他，是姜兰知道了藏金之事，偷偷移了篱笆将古宅偷去。你怎么说古宅传给管家姜兰，就是常涇贤的本意呢？”

“绝无偷占之事，常涇贤去世的时候，我去吊唁了，也未见篱笆被人移动过。”

“那你为何要杀姜德云？是不是他知道你与常涇贤的秘密。”

“姜德云不是我杀的。宝藏之事其父姜兰尚且不知，姜德云又能从何处知晓？姜德云既然不知，我又为何要杀他？”

“你两探常家庄园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绝无此事。”

张问陶冷笑道：“好一张利口。编得天衣无缝啊。”

苏继英硬硬的回道：“并非编造，皆属实言！”

“苏大人，今日之谈，并非大堂审讯，亦不过如此啊。也有是非不分，曲直不辨的时候！”

苏继英听罢，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张太守既然不信，我也无法！所谓大清神断，亦不过如此啊。也有是非不分，曲直不辨的时候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认罪了？”

“私挖宝藏之罪可认！他罪皆为凭空捏造，我绝不承认！”苏继英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四十 十月十八日，晚秋上午的阳光直打进窗棂之上，屋子里亮堂堂的。软差纪汝传的行轶书房之内，张问陶与纪汝传商量着苏继英的案情。

33

文 史 杂 谈

《老子新编》

桂 胜

余元洲博士的《老子新编》，书体现了

一个“新”字——结构新奇、诠释新意、语言新颖。

《老子》通行本，又称《道德经》，有“道经在前、德经在后”和“德经在前、道经在后”两种体例。但是，无论是何者在前、何者在后，道经中都有许多德经的内容，德经中也有不少道经的内容。而且，所谓“德”者，在老子那里，是“得道之德”，这又由于“君王用之以治国，百姓用之以行事”而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标准或要求。余元洲博士将其划为“社会之道”和“人生之道”两卷，可成一家之言。“社会之道”和“人生之道”两卷，加上前面的“道之总论”一卷，共有三卷九篇八十一章，颇为合理。

世人都知道老子五千言是丰富的宝藏，但是由于其过于蒙昧、玄妙，降低了其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。余元洲博士通过注疏探究“无物之象”、无音之声的精髓，于消极无为中彰显其积极有为的一面，就“无形”中提高了其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，尤其是对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社会的应用价值和可接受性。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郑 邑 旧 事

万骑争歌杨柳春，千场竞舞绣麒麟。到处尽逢欢洽事，相看总是太平人。 黄居正书高适诗

王冲霄著

征税，万历皇帝这样向臣下解释：“矿税事，朕因殿工未竣，权宜采取。”

我是为了修建紫禁城，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呀！

紫禁城在明代，有过三次损失惨重的火灾。第一次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第二次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第三次就被万历皇帝赶上了。“三殿又灾，延烧两

宫（乾清、坤宁），这下不仅前朝，连内廷睡觉的地方都没保住。

紫禁城是皇帝的家，更是明帝国的脸面，万国来朝之际破破烂烂的怎么见人？自然要修建，修建就需要银子，不加税哪来银子？

四 万历皇帝朱翊钧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明代皇帝多不长寿，自朱棣以后，历经七帝六代，只有嘉靖一代才生出孙辈皇嗣。爷孙抱孙本是人生莫大快事，可嘉靖皇帝听了道士的话，深信自己命中克子，不但和儿子来往，孙子生出来也不敢相见。皇孙满月请行剪发礼，百日请命名，这些最普通的典礼都未能如期举行。

不过道士的预言确实灵验，嘉靖共生出8个儿子，到驾崩的时候，只有第三子朱载堉硕果仅存，他继承皇位以后，第一件事是给孩子起名朱翊钧，此刻这个孩子已经5岁了。

19

连 载

闰七月初八和八月初三日，常家古宅又遭两次袭击。而刺客的身上，却带着你的亲笔书信。

苏大人，一切证据皆不利于你，你还想狡辩吗？

苏继英面对张问陶连珠炮似的发问与推诿，面如死灰，不能作答。他抬起头，看着这位自己的属下，如今居高临下的掌控着自己的命运，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。公报私仇！这个念头只在他的脑海中一闪，惊的他一个激灵。“我自上任山东巡抚以来，因与张问陶不对，曾经几次出难案来难为他，难道我真要被此人扳倒不成？”

苏继英正在思想，听纪汝传道：“苏大人，张老兄说的句句在理，论哪一条你都是驳不倒的。还有这些人证物证，铁案如山哪。你要想清楚了，及早说明白。才能不致加罪，我们才好替您请恩。”

苏继英终于顶不住了，眼睛里已经没有一点神采，他哑着已经干的发燥的嗓子说道：“常涇贤是我相交二十多年前的好友。此人喜研究古籍杂书。10年前他得到一本古书，叫做《剪烛杂记》。其中提到隋末的时候，山东首燃烽火，起兵造反。山东长白山的王薄先以‘知世郎’的名义起义，接着是山东高鸡泊的孙安祖、窦建德，然后是山东豆子山亢的刘黑闳，再后是山东的张金称，次后是山东济北的韩进洛，还有山东济阴的孟海公，山东北海的郭方，山东齐郡（今山东济南）的孟让，山东平原（今山东德县）的郝孝德、李德逸。山东之所起之兵，为天下之最。许多别省的百姓都被吸纳到山东为兵，共反隋炀帝。这么多兵士，粮饷出自何处？”

常涇贤从书中查出，此地有大宝藏，是晋朝巨富石崇所藏，后被‘知世郎’王薄得之，分与山东各地之义兵使用。但王薄死之后，这个宝藏便又埋没于地下而不为人知了。常涇贤要重新开启宝藏，再得石崇之富。所以一直查到此地，看过山川地勢之后，认定宝藏所隐之处。然后借我的势力得到了这处藏宝的庄园，并在一座千年古宅中，找到了藏宝的入口。

我们商定宝藏各得一半，由他慢慢将金砖等物取出，我来将金砖化成金锭，其他宝物则暗中出售。这样一直做了三年，直到他今年突然病故。”

张问陶和纪汝传听了这个传奇故事，都觉得如听天方夜谭一般，竟听的呆了。张问陶问道：“为什么常涇

贤的儿子却不知道？”

“常涇贤虽然只有一个妻子，再未纳妾。但他喜好男风，待妻不善，其妻抑郁而亡。常涇贤之子因此与其父生分了，做官之后许多年来来往，只是近年来才偶尔去看望他。去年常涇贤又和他的儿子常拓松大吵一次。常涇贤遂立遗嘱，将藏宝山洞入口所在的老宅分给了管家。但他还是心向其子的。又托付我，若是常拓松回心转意，能在他的墓前痛悔往事。就由我来将此秘密告诉他，再想办法将古宅从姜兰处赎回。若是常拓松仍执迷不悟，就传给他孙子。若常拓松年过40而不能得子。那么，宝藏内所有的财物便都归我来支配。”

“这都不对了。常拓松明说的是：遗嘱是将古宅分给了他，是姜兰知道了藏金之事，偷偷移了篱笆将古宅偷去。你怎么说古宅传给管家姜兰，就是常涇贤的本意呢？”

“绝无偷占之事，常涇贤去世的时候，我去吊唁了，也未见篱笆被人移动过。”

“那你为何要杀姜德云？是不是他知道你与常涇贤的秘密。”

“姜德云不是我杀的。宝藏之事其父姜兰尚且不知，姜德云又能从何处知晓？姜德云既然不知，我又为何要杀他？”

“你两探常家庄园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绝无此事。”

张问陶冷笑道：“好一张利口。编得天衣无缝啊。”

苏继英硬硬的回道：“并非编造，皆属实言！”

“苏大人，今日之谈，并非大堂审讯，亦不过如此啊。也有是非不分，曲直不辨的时候！”

苏继英听罢，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张太守既然不信，我也无法！所谓大清神断，亦不过如此啊。也有是非不分，曲直不辨的时候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不认罪了？”

“私挖宝藏之罪可认！他罪皆为凭空捏造，我绝不承认！”苏继英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四十 十月十八日，晚秋上午的阳光直打进窗棂之上，屋子里亮堂堂的。软差纪汝传的行轶书房之内，张问陶与纪汝传商量着苏继英的案情。

33